



博雅文学论丛

被叙述, 所以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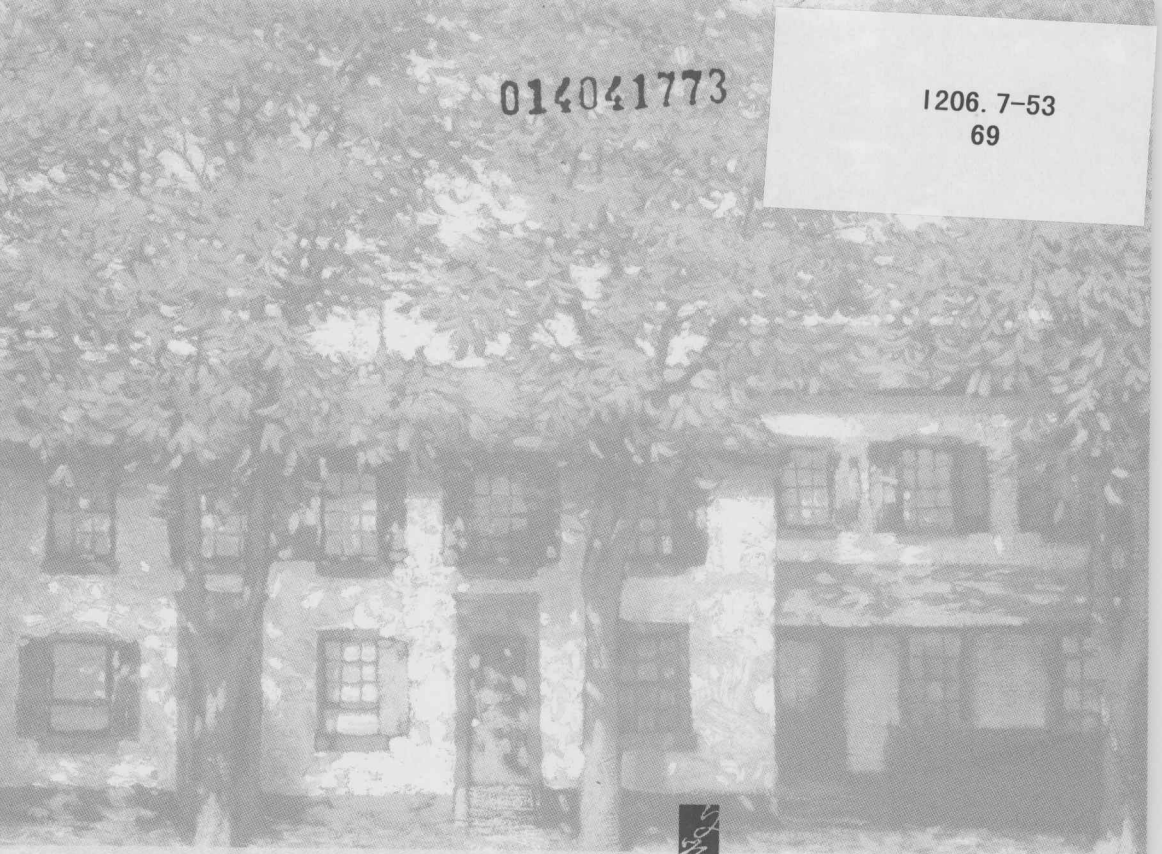
吴耀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4041773

I206.7-53
69



博雅文学论丛

被叙述，所以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想

吴耀宗 著



北航

C1731041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6.7-53

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叙述,所以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想/吴耀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301-24024-3

I. ①被…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6053 号

书 名: 被叙述,所以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想

著作责任者: 吴耀宗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024-3/I · 273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zw@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2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一 诗性的论说与洞见

——试评吴耀宗的理论批评

陈晓明

我与耀宗相识于数年前他主办的那次“精神中国：‘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耀宗的诚恳、认真、细致，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耀宗早年留学美国，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今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过去偶有读过耀宗在海外文学刊物上发表的诗作，我能感觉到，“作为一个诗人/你生就阴天的气质/总是以一株乔木拥有一整片草原的眼神/去盼望下雨……”（《揣摩生命的目光》），如此的生活事相，我知道他在深沉的伤感中有一种不可排遣的期盼。耀宗供职于香港城市大学，他热爱他的学校，敬业于他的教师工作，做人像他，当是十分谦逊与友善。作为诗人，他对现代社会，对生活作为一种存在，又有深切的体味。他深知“那种遭遇过时间的都学会流水的步骤”，他并没有“上善若水”的高傲或期许，只是自觉“避免和地势争吵”，这就领悟到生存的通透：“至于手这么抽象的事/握紧，它是一拳的虚空/打开，对岸把无限伸延过来……”耀宗的诗简洁、机智、灵巧，绝不圆滑，不亢不卑，通透明晰中有着一股子不屈的气质。如此，就好理解，作为诗人的耀宗，要写下这些理论批评的文字，要讨论叙事文学作品，肯定会有他独到之处。最近读到他的书稿《被叙述，所以存在》，能看出他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角度，他对问题的敏感性，他处理理论问题凭借的艺术敏感力——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学术著作的独到之处。

耀宗读硕士博士时学的都是古典文学，转过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就有相当的旧学根底，不过这部书稿可以看出的是他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知识脉络把握得相当清晰且有厚度。由此可以见出，耀宗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问题的角度与大陆学界颇不相同,这与他的知识背景,与他身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语境相关。尽管从耀宗的大量引述可以看出他也熟知国内学界,但他的文章是风格十分鲜明的带有海外汉学研究的那种韵味。对于我来说,常读国内的同行的文章,读到耀宗的文章,自然有一种欣喜。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趣味,也算是我孤陋寡闻。较早读到耀宗的文章,即是那篇《郭沫若的杀子意识与小说现代性》,过去也了解一些郭沫若这方面的故事,此番耀宗从现代小说的角度来加以论述,觉得切入角度颇为大胆,当然也是十分新颖。“杀子意识”如何具有现代性,这立论当是有胆识。自鲁迅《狂人日记》提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吃人”,而且吃的是孩子,提出救救孩子,那是通过传统的“杀子”文化来表达对中国封建制度的颠覆性批判,郭沫若则表达了中国现代之初的另一层面的意思。耀宗分析了郭沫若早年多篇小说,如《牧羊哀话》《残春》《漂流三部曲》中的《十字架》等小说。郭沫若描写如此恐怖的情节,固然有他试图进行小说心理意识流探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他心理紧张压抑的表达。耀宗则是结合郭沫若个人的经历,去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其现代性的意义当在于,郭沫若为家庭困窘所束缚,不能到外面的世界去放开手脚闯荡,不能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来定位个人的生存意义,固而生怨恨情绪。如小说中的人物爱牟,原本自诩但丁,却一事无成既不能完成自我期许,也不能为爱人所重。“杀子”意识实则是怨恨的现代性情绪发泄,由此或可解释郭沫若后来走上共产革命之路,也可进一步推而论之,如此个人面对时代的心理压抑,构成了中国现代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激进革命之路。当然,后面的两点则是耀宗给我的启发。耀宗提出的问题,切开是一个个别的小的角度,却打开一个现代之初遗留至今的难题。这篇文章能打通文本与历史、与作家个体经验的关联,当是做得十分恰切。若是在“杀子”的现代性这一意义上,再切实深入展开理论探讨,文章当是更加有力。

在《西方主义:郭沫若、郁达夫早期小说的西方想象》这篇文章中,当可看到耀宗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篇文章借陈小眉的“西方主义”理论为背景,介入中国现代文学,梳理郭沫若、郁达夫作品中表现

出的西方想象。所谓西方主义,在陈小眉那里,即是说,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形成的、以西方价值理念为依据,对本土政治文化的一种批判态度。耀宗把这一论说移植到现代中国,当可呈现更具有文化意味的历史场域。耀宗试图论述郭、郁二位作品表现的西文想象,有其时代必要性和合理性,如二人成立创造社,“即是出于振兴中国文学的宏愿;而在早期小说中想象西方,反复描摹、再现西方人物情态,勤于和西方文本对话、互涉,处处让西方介入,又处处介入西方,更是一种寻求一新耳目的尝试”,也因此,郭、郁二位要颠覆当时萎靡困顿的主流书写模式,“建构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这些见解显出耀宗的历史客观态度。耀宗的分析着眼于从文本细读中来发掘论述的依据。他分析郁达夫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注意到其中一个细节,小说主人公 Y 君在爱情失意时,脑海中浮现的“宣情文本”,竟然不是母语中文,也非客居地的常用语日文,而是德文。Y 君在痛苦失意时,唱了一句德文歌剧唱词,耀宗分析说,“郁达夫借此强调的,正是一个在日本落泊失意的中国人只能反复引用德文文本来表情达意,只能通过想象西方来安抚自己悲伤的心绪,可说是暗示了中国当时处在日本与西方夹缝中卑屈尴尬的地位”。这些分析当是十分恰切中肯。当然,耀宗还涉猎了更多的郭、郁二位的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写于日本,耀宗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概念,即郭、郁二人在日本对西方做的“中介想象”,这显然使中国现代的西方主义有了独特的表现形式。身处日本,却青睐欧洲的文化和文学,个中奥妙,耀宗有多方面的分析,这使中国现代与世界的关系,也由此开启了一个扇面。

耀宗做研究打通现代与当代,这与国内学界现代当代经常被人分割颇不相同。当然不只是说这部书汇集了他研究现代与当代的论文,他在具体的论述中,也总是能有 20 世纪文学的整体观照。例如,《被叙述,所以存在:从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看价值叙述的建构》,这篇文章可见耀宗把握问题的那种细致眼光。做学术尤其可贵的是在更加细分的层面上切入,这才扎得深,才能彰显问题的更为独特的方面。耀宗审视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鲁籍作家的诸多论述,从现代到当代,有“三个十年”遗失地域身份,直到最近二十年,鲁籍作家的地域身份才

被强调。耀宗从强调地域身份这点上,来看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变化,也看到鲁籍作家被重新塑造的文化的审美的意义所在。他的视野贯通了现代当代,这个地域身份问题才显现出来。当然,贯通的结果是有了历史语境变化的背景,时间突显了差别,差别构成了问题。这里有两个小问题还可以提出来与耀宗讨论,前三十年之所以会抹去地域文化特征,可能与左翼革命的经典论述是阶级论述有关,阶级论述是强调作家如何反映了阶级斗争,反映被压迫人民的生存事实,故而强调阶级论的普遍性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要在普遍性的语境中推广和传播。也就是说,不管是王统照还是臧克家,其鲁籍身份在左翼革命论述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有没有反映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地域身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兴起,直接关系是导源于“寻根”文学的研究,“寻根”不管如何不够深入,但召唤当代文学关注地域文化则是绰绰有余的。贾平凹、张炜、莫言等作家,都是在“寻根”文学的语境中成就起来的,当代文学研究也由此开始了地域文化身份的论述。地域或文化身份政治的论述,其实也是后革命的论述,阶级论述难以为继,继续革命也失去了动力,新的冲突和对立项的建构,则有赖于差异来重新建构。地域的、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在当代中国,后二者失去了重新建构叙述体系的合法性,只有地域文化有可能建构起后革命、也就是后现代叙述,但中国当代文学界在这方面显然还未有效展开论述,耀宗算是较早在这方面关注这一论题。他谈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回应的是90年代以来就兴起于欧美文化研究的主题。

当然,耀宗该文的要义在于去透视作家在文学史中存在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被叙述”的存在,他是通过地域身份的建构,使一些作家的地位突显出来,但一些作家则遗失了。文学史叙述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并且是一种文学史观念的选择结果。这也就是说,作家的客观的、自主的、绝对的文学价值与意义是难以存在的,作家总是被文学史和批评话语塑造起来的。如耀宗所认为的:“不同的文学史家有不同的叙述意愿,不同的文学史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框架,在这样情况下展示出来的鲁籍作家,只是各‘适’其位,并非各‘在’其位。”

耀宗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诸多研究,我更愿意看成是对“重写

文学史”这一命题的深度呼应。90年代初期,陈思和与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切合了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转型的需要。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一问题其实已经发生并且无需强调。当代文学的研究直接受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不管小说还是诗歌,都必然在现代主义思潮的语境中来讨论,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就足以表明这种历史已经在进行。但在现代文学领域,主流的文学叙述并无外力的直接挑战,只是承受着海外现代文学界不同的评价。此一评价并非来自知识话语的转型,或知识语境的变化,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观点为政治钳制,已然形成固定言说的格式,在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中能拓展的余地有限。只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另立门户,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叙述,避重就轻,重新叙述。不去动摇鲁迅这座大山,却翻出张爱玲、沈从文、张天翼、端木蕻良来重新评价,这就另行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言说。其实大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已经烦扰多时,只是没有强有力的一套话语体系介入,一时难以改变现代文学的言说格局。具体的研究已然在进行,潜移默化的改变势所难免。夏志清的观点和方法,在文学研究脱离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套话的过程中,起到及时的推动作用。陈思和、王晓明的观点,不只是受了夏志清的启发,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学累积起来的变化趋势。

尽管说“重写文学史”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也没有什么可突破的空间,此说已经过去20年有余,成果当是不少,但我还是要在这一意义来理解耀宗的现当代文学论述。之所以说是“深度”呼应,就在于耀宗的阐释,已经不只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去发掘过往那些为政治所压抑的文学性的意义,而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重新阐释文学书写的历史意味。比如郁达夫的欲望、情色身体书写,过去在政治化的语境中,是一个被压抑的主题。在五四启蒙的纲领性叙述下,那些身体情色主要是在人的觉醒的层面上被赋予意义。情色身体本身并没有“现代”的意义。在耀宗的论述中,郁达夫的情色身体叙述本身就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只有在现代,才有情色身体书写的公共化或共享性。固然,此一论述开先河者当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那些淫

邪情色书写未尝不能表征着现代到来的意义。此后,此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述影响甚大,五四不再是中国现代一个截然的起点,而且五四的经典性表述也受到多方挑战,启蒙与救亡的现代性论域疆界也被拓展,诸多的如情色身体论述的现代性意义也引起不少学术的兴趣。耀宗虽然不是较早把它引入现代文学的,但他的论述自然形成自己的学术理路。耀宗对郁达夫的情色叙事的探讨,着眼于情色如何在“私密空间”里生成展开。此一角度当是十分生动。郁达夫的小说专注于表现压抑的氛围,而在狭窄的私密空间里,这种氛围则被表现得十分细腻,窥视、体验、爱欲涌动、无法克制的欲望……所有这些人性的隐秘心理,被一点点透露出来,其表达变得“合情合理”。像《沉沦》中描写男主人公窥视房东十七岁的女儿洗澡,《空虚》里于质夫与少女同床共卧经受的诱惑,《迷羊》里“我”与谢月英在旅馆的客房里,在船上的舱房里,所有这些郁达夫小说叙述营造的私密空间都被耀宗捕捉到了,揭示出郁达夫情色叙述的独特路数,而这一视角,揭示了现代情色与传统情色描写所不相同之处。尤其是关于公共空间中的情色表现,耀宗更加深入地强调了现代情色发生与呈现的方式。耀宗认为,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公共场合实则是作者从单一的视角来“异化”(defamiliarize)女体,营造情色之境。“这既是一种独占的行为,也显示了一种日益孤独,性压抑更甚的心理空间。”由此,情色的现代性显示了复杂的意义。

耀宗做古典的文学功底及方法与现代理论阐释结合,倒是使他的文章自有一种路数,又有一种韵致。本书中的《错译与对骂:创造社人与胡适论争中的书写策略》,就是一篇十分别致的文章。耀宗做资料的功夫也好生了得,关于错译与对骂的整个过程及关节点,耀宗的叙述扎扎实实,步步进逼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矛盾所在。对于耀宗来说,重现那段精彩的故事,是为了探究历史真相,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现代的场域中,这两派人的分歧,个人的恩恩怨怨,最后分离出截然对立的政治敌我。耀宗把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引入,这是90年代中期布迪厄在海外中国研究开始发热的影响所致。中国现代因为社团林立,小宗派、小圈子显示出文坛自由的气象,那些意气用事正是挥霍自由的潇洒

表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文化资本说,正好驾驭现代中国的文坛乱象。到了当代中国,只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勉强可以派得上用场,也只有这时,才会知道布迪厄的场域、文化资本突显出的批评性,实则是具有奢侈品的意味。那年代那些恶语相加算得什么呢?能伤着谁的毫毛呢?面子或文化象征,比起身家性命和家破人亡来说,实在微不足道!耀宗勾勒出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往事,不只是在于他理清了多少真相,论述了多少“现代性的本质”,而是他的整个言说,让我们亲历了现代到当代的天壤之别。

本文集中还有多篇文章都很有特点,即使是讨论已经被研究得极其充分的莫言,耀宗的阐释也能有一己之得。在我读过的研究莫言的文章中,耀宗的这篇论文对文本的梳理是最为清晰的,这倒不在于它是否详尽,而在于他抓住文本的重点,他的细读是下足功夫的。他的阐释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而是把小说叙事的线索理清,抓住要害来论说。关于荒诞和暴力,耀宗阐释得十分透彻,通过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分析,结合莫言自己的创作谈,耀宗看到莫言小说中的暴力和荒诞叙事的必要性,没有如此的血腥的暴力和荒诞的历史叙事,就无法表现20世纪中国人所历经的惨痛。本书第六章“去性别叙述:解读张爱玲《小团圆》的新视点”,自然可见耀宗的擅长所在,他对张爱玲烂熟于心,但他此番还是选择一个极其独特的视点,从韩妈在小说中的功能性作用,来看《小团圆》的“去性别叙述”。强调性别叙述是女性主义叙事的特点,“去性别叙述”则又是对抗政治化的另一种女性主义叙述,这倒是一个十分新颖的处理手法,也打开了《小团圆》及张爱玲论域的新的空间。

耀宗写诗炼就的艺术感觉对他写作论文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他在论述小说的时候同样如此,因为他的艺术感觉如此细腻和准确,他的把握如此精当和独到,这使他的论文往往在选题方面就高人一筹,切入进去就不同凡响了。读他的论文仿佛在读一首诗,也像是听讲一个故事。或许因为如此,耀宗的论文往往不做进一步的深层理论提炼,有时觉得意犹未尽,还等着他把话说得更透彻些,他却忽然打住,留待读者去再加琢磨品味。或许这是诗家做文的一种风格?多年前,还是在

《揣摩生命的目光》这首诗里,耀宗说道:“偏偏一和阳光说话/就颤抖着兴奋”,他写着这些关于文学的文字,如同沐着阳光,我们读他的这些文学论说,能感受到他“颤抖着兴奋”,这就足够了。

2013年11月12日

(附) 揣摩生命的目光

吴耀宗

打开苹果就打开一天的事业
凶猛的议程中
没有甚么比数字
更瘟疫

据老一辈说
遭遇过时间的都学会流水的步骤
避免和地势争吵
至于手这么抽象的事
握紧,它是一拳的虚空
打开,对岸把无限伸延过来

放弃了放弃的
都笑了
他们晓得
作为一个诗人
你生就阴天的气质
总是以一株乔木拥有一整片草原的眼神
去盼望下雨
偏偏一和阳光说话

就颤抖着兴奋
生命简单得像摇动的龟壳
等候那枚随时匡啷掉落的铜钱

(刊于《创世纪》[诗杂志季刊],第175期,2013年6月,夏季号,
第93页)

序二 纵横文本内外

南 帆

我与吴耀宗教授相识于一个学术会议。吴耀宗教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同行,我稍稍有些惊讶。我的心目中,许多人对于当代文学的兴趣超出了通常的学术职业范畴。当代文学是周边文化氛围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地解释乃至建构我们的生活。换言之,当代文学的研究时常倾注了我们的生活想象与期盼,文学、研究、生活三者存在紧密的互动。然而,吴耀宗教授出生于新加坡,获取的是美国的博士学位,执教并且定居于香港,中国当代文学与他的生活背景相距甚远。为选择一个稳定的、有章可循的研究区域,海外汉学家更多地聚集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周围。我偶尔会好奇地猜想,哪些特殊的因缘促使吴耀宗教授卷入了云谲波诡的中国当代文学?

或许,吴耀宗教授的作家身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他少年时代即已倾心文学,曾经出版多部诗集与小说。作家往往自然地栖身于同时代文学,从中测定自己的纵横坐标。这理所当然地酿出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兴趣。但是,我必须郑重地指出,吴耀宗教授的文学研究异于多数作家擅长的印象主义或者感想式评述,而是显示出规范的学术训练。目前,吴耀宗教授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当代小说。他很少陈述故事情节带来激动,亦未曾重复常见的人物性格分析。学术训练提供的理论资源为之开启了种种独特的视角——例如,张炜小说的“视角”研究即是吴耀宗教授一篇论文的主题:张炜如何“看”。

叙述视角是叙述学的一个入门话题,许多批评家详尽地描述了各种类型的叙述视角所包含的众多功能。吴耀宗教授回溯了叙述视角的诸多代表观点之后发现,尚且没有人正式指出张炜小说《鹿眼》所采用的“分龄限知叙述视角”——这是张炜诱使人们体验世界而提供的特

殊话语装置。根据吴耀宗教授的分析,张炜的《鹿眼》精巧地调控少年、中年、老年以及多种年龄段混合的限知叙述视角:少年叙述视角表明的是畏惧和渴望停止生长;中年叙述视角怀着忧愁、羞愧和无奈聆听告解;女音乐老师风烛残年的回述补上了故事情节内部一块关键的空白。这些叙述视角的巧妙交叉终于使世界的展示出现了各种富于个性的段落。有趣的是,尽管张炜自如地运用“分龄限知叙述视角”,但是,这更像叙述技术的偶然成功——张炜并未自觉地配上清晰的理论阐释。清晰的理论阐释毋宁说来自吴耀宗教授。披露这一部小说成功的叙述学秘密不妨形容为另一种理论“视角”的产物。

到目前为止,吴耀宗教授的文学研究似乎显露出对于地理空间的持续关注。作家的籍贯是他接近这个问题的一个引子。他在《被叙述,所以存在: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一文之中抛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众多山东作家的鲁籍身份标志遭到了众多文学史的“遗忘或拭除”?吴耀宗教授细致地检索了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之后察觉,从“人生的关注”、写意与象征之美、阶级观念到“民间”、知青作家、先锋作家,这些文学史曾经征用各种代码评判山东作家的文学地位,惟独籍贯未能浮出水面。不过,如果说吴耀宗教授已经意识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所以使用“东北作家群”概念,东北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蹂躏”、文学试图唤起人们关注这个地域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他不得不准备接住一个反问:“鲁籍”作为一个评判标识跻身于文学史的理由是什么?

尽管《简化上海:在港上海作家的浪漫原乡》的学术含量略逊,但是,这篇论文清晰地意识到,不同的地理空间隐含了情感的分歧。上海与香港——两大都市造就的情感缠绕与文学纠葛是这篇论文力图处理的主题。吴耀宗教授从若干定居于香港的上海作家那里发现,香港在他们的笔下基本缺席,这些作家的精神重心是上海。上海是“诗礼”,是“老克勒”,是“传奇”,他们甚至不惜偏执地以臆想的浪漫涂饰记忆之中的上海。因此,吴耀宗教授在论文之中犀利地指出,这种文学毋宁是某种精神症候的回应——这种文学是几位上海作家“治疗寂寞心灵,表现身份认同的最佳途径。”《从北角到九龙东:在港上海作家的香

港想象》这篇论文,吴耀宗教授详细地陈述了二者之间情感分歧的具体内容:贫富悬殊的隔阂,文化身份的龃龉,情欲的压抑和受挫,以及作为怀旧象征的上海意象意味了什么。

到了《空间反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苦旅小说》一文,空间反抗的命题业已成熟。论文逐一评述了《心灵史》《无边的游荡》《古道天机》《愤怒》四部小说不同的空间反抗形式。苦旅使这一批作家坚定地远离那些权力与资本掌控的大都市,远离豪华的私宅、宾馆、酒吧、咖啡馆或者商业街,他们在荒凉苍茫之中找到了对抗物欲的精神力量:张承志的《心灵史》在贫瘠的黄土高原赢得了真正的激情,坚忍的哲合忍耶是物质世界之外的“圣域”;张炜的《无边的游荡》在广阔大地上发现了抗衡贪欲的两种精神信念:道德力和鉴别力;高建群的《古道天机》坚持的是民间的古老信义;北村的《愤怒》强调的是内心的自我审判和寻找永远的归宿。总之,这时的“空间”已经从地理地貌的不同区域转换成文学意义的精神高地。如果说,《“精神中国”的生成:论述后革命时期文学的新概念》一文概括性地总结了一些批评家如何征引气味相投的当代文学建构“精神中国”,那么,空间反抗显然是吴耀宗教授参与这个主题的独特路径。

《生死疲劳》的荒诞叙事如何构成?首先必须指出,《轮回、暴力、反讽:论莫言〈生死疲劳〉的荒诞叙事》一文并非热门话题的附和,而是再度显明了吴耀宗教授的研究指向。这篇论文发表于莫言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吸引吴耀宗教授的显然是小说的怪诞风格。当然,相对于莫言获奖之后带动的众多研究,这篇论文略为粗糙。也许,恰恰因为集中精力对付怪诞,精细的文本拆解稍显不足——比较吴耀宗教授的另一篇论文《去性别叙述——解读张爱玲〈小团圆〉的新视点》,这一点尤为明显。女性主义批评如日中天的时候,《去性别叙述》竟然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之中发现了祛除性别意义的叙述,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人们可以看到,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严谨的文本分析——吴耀宗教授不仅将女仆韩妈从张爱玲笔下众多活色生香的女性之中剥离出来,并且纵横于文本内外,在叙述和修辞的间隙搜索出张爱玲的隐秘意图:尽量挤干韩妈身上的女性意味。对于《小团圆》说来,韩妈毋宁是

一个“政治人物”；她很大程度上超脱了性别价值的束缚，她的利益诉求不再曲折地依赖所谓的性别政治；相反，韩妈“以无性别的姿态穿梭于盛家众人物之间，更直接、更集中地关注个人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显然，从张爱玲小说的复杂肌理之间锐利地剔出深藏不露的一脉，条分缕析的文本解读功不可没。

这些论文无不显示了吴耀宗教授研究工作的专注与不遗余力。他仿佛以对待文学经典的严肃对待当代文学。相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寻常可见的率尔操觚、信马由缰，这是一种令人敬重的姿态。当然，这种严肃或许同时隐含了某种程度的拘谨。如果更为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来龙去脉，吴耀宗教授不仅可以置身局外，充当一个客观的研究者，同时，他还可以深度参预，充当一个摇旗呐喊、风雨同舟的亲历者和实践者。

目 录

序一 诗性的论说与洞见	
——试评吴耀宗的理论批评	陈晓明 1
序二 纵横文本内外	南 帆 10
第一章 被叙述,所以存在	
——从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看价值叙述的建构	1
第二章 西方主义	
——郭沫若、郁达夫早期小说的西方想象	22
第三章 郭沫若的杀子意识与小说现代性	46
第四章 从私密到公共	
——郁达夫的情色空间	60
第五章 “错”译与“对”骂	
——创造社人与胡适论争中的书写策略	76
第六章 去性别叙述	
——解读张爱玲《小团圆》的新视点	104
第七章 空间反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苦旅小说	119
第八章 轮回·暴力·反讽	
——论莫言《生死疲劳》的荒诞叙事	146
第九章 张伟“看”小说的方法	
——以《你在高原》中的《鹿眼》为例	160
第十章 简化上海	
——在港上海作家的浪漫原乡	185
第十一章 从北角到九龙东	
——在港上海作家的香港想象	197